



我虽然习画始于摹古,神往宋元,但更追求自我的表达,从摹古中破茧而出。

泰山写生记

冯骥才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写生已被画界视作国画“从传统走出来”的必由之路,因而成为画坛一时兴盛之风。大涤子《石涛画语录》中那句“搜尽奇峰打草稿”遂成为充满号召力的艺术口号。

我开始走出画室,去写生。平生第一幅发表出来的作品《碧云寺石桥》就是从京郊西山写生得来的。我还多次到蓟县盘山写生,盘山是名山,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惨遭日本人的反复洗劫,大量佛寺全部倾圮,古树皆成灰烬,不复先前“京东第一山”的盛誉。山西很多名山也同此命运。

多年前,我去过五次泰山,前两次为写生。初次登岱是1964年,随同我的老师溥佐先生去写生。一进入这座“五岳之首”的名山,其顶天立地、崇山峻岭、长松巨石、深谷急涧,给我强烈的震撼,至今犹然真切记得。在这里,我找到了北宋山水的精神和种种技法的来源,并使我感觉到这些技法充满生命力。

在山里,我画了大量的写生,钢笔和墨笔的速写与素描,还有彩墨写生。回来整理出许多小画。

我还有另一个收获是意想不到的——那时,山中很少游人,更没导游,每个村民却都是一肚子关于泰山的故事与传说。我对民间和乡土的事向来有兴趣,便向山民探询,与他们攀谈;不经意间,这些充满人文魅力的传说滋养了我固有的文学潜质,使我对泰山产生了浓浓的“文化情感”。

我在一家小店里买到两张经石峪的拓片——都是山民们在山间岩石上捶拓下来的。这些字为北齐的高僧安道一所写。我喜欢安道一不拘法度的书风,行笔如散步,自在又惬意。此外,我居然在一家煎饼铺里还买到一本乾隆年间刻印的《泰山道里记》,书中所记全是岱宗的胜迹与风物。然而,我那时一心只想把画画好,没去把这些美妙的感知写出来。

泰山写生,在山中住了半个月。我选择的住处是中天门的一家旅舍。这地方在泰山山腰,下边是快活三里,上边是云步桥、五大夫松和朝阳洞,再往上就是直通南天门的十八盘了。

这一带,怪石嶙峋,草木峥嵘,石阶错落,野水奔流,时时还有一片岚烟飘来。我就带着学生们上山攀峰巅,下至谷底,每遇佳景,便纷纷支着画板写生,我在一旁给学生们上山水画课,画画所用的水取自山谷中的清泉。这样的写生妙不可言。

前一次登岱多是感受,这一次登岱多了认识。比如对挑山工,前一次是从人认识到山,这一次则是从山认识到人。大山对人的挑战,人怎么去迎接和战胜它?后来发现这一次的速写本上居然出现了挑山工的身影。有意还是无意的?

没有想到,时代的转变更迭了我人生的风景。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中途易辙,从事文学,这些在泰山里留下的“生活”,全涌到笔端。这便使众多的关于泰山的散文源源不绝地流淌出来,如《挑山工》《进香》《泰山十八盘图题记》《泰山题刻记》《傲徕峰的启示》和一本《泰山挑山工纪事》。我为泰山写下一首诗:

岱宗立天地,由来万古尊。

称雄不称霸,乃我中华魂。

多年来,我为泰山写了许多文字,画了许多画。友人说我与泰山有缘,可能来自我的母系家族就在毗连泰山的济宁。我有山东的血脉。缘分是奇妙的。其中有一件事不可解。我年轻时多次受难,早先的文稿画稿,片纸难存。可是,相关泰山的速写、墨稿、画作,保存近半。连那本心爱的《泰山道里记》,居然都毛发未损地全部保存下来,使虚幻的记忆有了切实的凭证。于是我将这两次登岱的画稿整理出来,重新精裱成册,并作题记,记录了每幅画作的由来。这自然是我醒夜轩中一件自我的珍藏了。

一晃,援疆结束返沪已八九年了。每每听到《离开故乡的人》的歌声,心里总有一种情愫被撩拨,双眼也会禁不住湿润起来。

十多年前,一头扎进喀什,真是万千感慨心底涌。新疆以前只是间接感受,从未涉足。之前,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上海,除了公务学习考察,不盈一月,活到四十好几了,还从未这么长时间别离。喀什位于祖国最西部,民族风俗浓郁。初到喀什,新一轮各项援疆工作必须不折不扣全面启动推进,生活加快适应,不容耽搁。刚到第一周,水土不服,马不停蹄地调研,舟车劳顿,很快就上火了,随即感冒发烧。在陌生而狭小的宿舍里,躺在床上,看着斑驳的天花板,昏昏沉沉,睡不安稳。很奇怪,之后大约三年多,每次从上海出差或春节休假返疆,前几日总会上火,口燥咽干,牙龈肿

痛,乏力疲累,食不甘味。远离故乡,对故乡的思念,渐渐浓厚起来,我们这一拨援疆干部是用心用情投入到当地的经济和城市建设发展的,尤其是节假日,也常常留在喀什和四县,努力工作着。在工

离开故乡的人 思霖

作之余,又深刻体验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无奈。

我在黄浦江畔落地,成长,生活,工作,黄浦江哺育了我。我的智慧和血汗挥洒在这片土地上。很长时间,我是沿江生活,一年四季过江生活。浦江的水,浦江的岸,刻骨铭心,梦里也常常出现江和岸的画面。

这是一片我永远不可能忘却的土地。当年,我的父母从江苏来到这里,安家立业,把我从懵懂无知拉扯长大,成为有所梦想,有所追求,孜孜矻矻之

人。怀着一种家国情怀,不无忐忑,我来到遥远而陌生、新奇而又令人备受考验的喀什。经历了第一轮的春夏秋冬,穿行了戈壁沙漠,并在这一片大地上努力打造一片繁花似锦的天地,我的心跳与呼吸,

与这片神奇的土地渐渐融为一体。感受了浮尘,地震和那里的阳光、星空,孜然的气味,冷与热,血红雪白,及其日月殊,乌飞兔走的光阴,在异乡,我仿佛在无涯的砾漠踽踽独行,在夜深人静中彻悟。高悬而又皎洁的月光,令我无限遐思。

对家乡,对亲人,对朋友的思念,离开故乡越久,感受越殷切。

记得在地委大院,看见一株玉兰,我十分兴奋,立即走近,仔细观察摩挲,也不由得在本子上记下了几句随想:倾听她江南的浅吟低唱/倾听她婉约无言的忧伤/那叶脉燃尽了思念/那花蕊又蓄积了向往/她是如何而来/远方/是否还有无尽的牵挂/北国的风沙再温柔/也是粗砺的手掌/这南方的女子/忘得了南方雨的温情吗/我知道谁也不带走她了/只想和她多说一会话/用吴侬细语/用浙浙沥沥的家乡目光。

我的思乡之情,由此浓重并且深沉迢迢起来。

后来的某一天,依稀记得是中秋佳节,我挥着手指尖,在微博上飞快地、酣畅淋漓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离开故乡的人》。诗歌首先在微博好友中引起共鸣和好评。我也朗诵给了来新疆探望我们的上海同仁,他们也频频点赞。

在上海的一场作品诵读公益活动中,著名语言

表演艺术家乔臻先生,拄着拐杖缓缓走上台,又放下拐杖,微微昂首,挺立着身子,神情并茂地脱稿朗诵了这首诗。一字不差,又字字铿锵,短短十几行诗句从他口中娓娓道来,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感染力。我看见观众席上很多人泪光闪烁。我也心潮澎湃,泪水涌出了眼眶。乔大哥一下台,就对我说:“我把您的作品演绎得怎么样?”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感谢:“很棒!真的很棒!”

新朋友的朋友,芮总,这位颇具音乐策划人天赋的兄弟迅速安排了谱曲,在上海书城的一个安凉新书发布暨签名赠书活动上,给了我一份惊喜的礼物。他请来叫林宝的歌手,当场以手机音乐伴奏,演唱了这首歌。这位歌手出生在新疆,说她特别喜欢这首诗。她唱得很投入,曲谱得也令我满意。谱曲者,是为我的诗歌谱过曲的年轻人虎卫东。之后,每次听闻这首歌,我都发现唱者动人,听者动容,我则处于久久的心潮激荡之中。

我把对上海故乡遥远而又深沉的相思,以及离开数年之后才可能获得的新知,和一个游子的情怀和壮志凌云的感悟,都融入了这短小的诗歌里了:

离开故乡/并用漫长的时日去丈量/月亮与思念的短长/和同一枚太阳/折射的不一样的光亮/离开故乡/就是把自己放飞/放得高高远远的/经受雨雪风霜/然后将故乡俯仰/那条大江原来如此温柔绵长/那片陆地依然结实的肩膀/想用那根放飞的线缆/系住两端/一头是游子的遥想/一头是坚实的土壤。

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工作时间却躺在自家的床上,那么下一秒也许就会接到被炒鱿鱼的电话了。但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就可以把自己躺在床上的照片拍下来,或者让相机每隔一小时自动拍一张照片,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入睡了。这些照片将会成为艺术品,而睡觉也是正经极了的工作内容。

怎样无事可做

周小麦

——想想就开心。有一次在美术馆,看到一件作品名为《工作中的艺术家》。照片中艺术家舒适的睡姿令人羡慕。艺术作品总是具有令人反思的力量——这件作品让观众反省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居然要天天上班!

展厅的中央位置有几辆小汽车,近距离观察才会发现,有的汽车没有方向盘,有的汽车只有三个轮子,有的汽车连车门都打不开,因为根本没装车门把手。另一件作品名

《热身》,一位表演者躺在地上,用身体画着圆圈做沉浸式热身动作,除了吃饭上洗手间,她的工作就是在这里完成作为艺术作品的表演。

虚无感满满。真是,又调皮了。这让我联想到“无聊艺术家”王村村。他花了6个小时数出一碗米的粒数——16250颗,也花了几小时数出5颗草莓的籽数量为2892颗,给手机贴上200层膜,用10000只气球把一头猪吊起来,

还把家里的浴缸砸了造出一座“马尔代夫泳池”,无聊得很好玩。

好玩的人才可以get(领会)到这些有趣的点吧。或者是内心还有一点调皮的观众,会在这里哑然失笑。

当艺术家还是很有趣的。以艺术的名义,就可以一本正经地开玩笑。艺术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永远不只是艺术家本人的。一件艺术作品的完成,需要艺术家与观者的共同参与。而他们一本正经的作品后面,一定藏着一个狡黠的微笑。

花间小憩

志川山人 插画

我自诩是一个工作在“人界”、生活在“三界”之人。“人界”即人类社会,“三界”是动物界、矿物界、植物界。

现在的人类,特别是生活在城市的人,限于环境,不方便养鸡鸭,养狗养猫几乎是我们唯一深入接触动物的途径了。至于矿物,尽管家里地上或有地砖,墙上或有瓷砖,但都不是原生态的了。只能羡慕搞篆刻的艺术家等,只有他们真正在与矿物做深入交流。而植物,我们哪天不见路旁的树、小区的花?

“三界”中我最喜欢植物,住一楼就为有30平方米小院方便种植。我在小

院专门辟出6平方米小花园,又购入“城市凉台花园”——每个三层,每层有8个小花盆,我种了竹子、铁树、桂花、瑞香、含笑、吉祥果、三角梅、滴水观音,还有芦荟、丝瓜、薄荷、茑萝、紫角叶、君子兰、落地生根、石斛兰等,就是没有一种草。小区所种植物除了麦冬,其他都是野草。公园有草,但是除了做草坪的草,我们似乎已将草剔除出了植物的名单。

春季疫情期间,草长莺飞中偶看小区绿地,居然一(野)草不识。来自苏州出身农家的对门邻居暗笑,带我到正对我家厨房、路旁一棵红梅下5至6平

勿忘草

何鑫渠

过孤单,我悄悄在心底做了一个决定。每一排有六个书架,每个书架大概三个我那么宽,每次抱十多本图画书,8次能看完一排。书架共6层,每周看完一排,至少需要6周才能看完一整面书架。可惜我只能在这里18周,而在心里酝酿这个“大计划”的时候已经是第9周。

图书馆的“大计划”

徐芊芊

于是,我一趟又一趟充当书籍搬运工,身体往返于书架与书桌之间,眼睛流连于精美的插画与动人的故事之间,心灵和大脑则游离于现实与幻想之间。有时候,从书页中恍惚地抬起头,不再去刻意调整失了焦的眼睛,视域范围内一排又一排模糊的书架,像是威严的士兵,守护着自己怀里的宝贝。我想,代表着知识的集合,汇聚着情感与努力的书们,要是有一天开口说话,一定会首先感谢它们的守护者吧!

方米的草地,上面居然有一片开花的荠菜。荠菜我小时候就认识,现在已作为蔬菜种植,是初春美味。但每天路过居然熟视无睹开花的荠菜,以致不识,更别谈其他草了。

我对绿化的理解是不裸露一寸土地。草是绿化的主力,形态生态变化无穷,借机补识之。藜草、菎草、小蓬草、鱼腥草、车前

草、旱莲草、益母草,小区似乎是草原;而有了山药、龙葵、灰菜、苦苣、苦蕒、野豌豆、珊瑚樱等,小区也是菜园;种植了虎掌、蛇莓、鼠尾草、马齿苋、小鸡蛋、鸭跖草、猪殃殃、狗牙根等,小区又似“动物园”,不缺“荤菜”。

此时才感悟:阅读不看原著,是浅阅读;植物不看小草,是浅喜欢。

十日谈

我与图书馆

责编:王瑜明

就这样,在那个图书馆里,我争分夺秒地阅读着一擦又一擦的图画书,想读得快一些,可有些故事,只有慢下来才能感受到它的动人。九周之后,我必须和这个图书馆告别,战况是微不足道的一又四分之三书架。距离“大计划”差了很远。我总是很遗憾自己没能抓紧时间再多看一些,或许我不该那么贪婪,毕竟它们带给我长久的温暖与柔软已经足够了。而且频繁造访我的梦境的图书馆也带来无数美妙与幸福。

后来,我去过很多其他图书馆,听着同行的伙伴毫不吝惜的赞美,大脑里却想到安徒生的《梦神》,故事里鸡鸣们兴高采烈地讨论自己最感兴趣的事物,而鹤一声不响,思念着它的非洲。

图书馆里有人生最好的模样。请看明日专栏。

